

西漢染器

「四神獸爐」

小議

鄭邦彥



圖一 四神獸爐，全高九·八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國立故宮博物院
院的「邦國重器
——中國古代銅器
菁華」特展中有
一件漢代「四神
獸爐」，器腹以
鏤空技法飾有四
神——青龍、白
虎、朱雀及玄武
(圖二)。過去，林
已奈夫、孫機兩位
學者透過文獻耙
梳，認為此種器類乃
是用於濡肉沾醬、烹煎
的「染器」，此種看法
已多獲得學界共識。然
「四神獸爐」的斷代及
其「四神」紋飾特點與
重要性，則猶有許多討
論空間。

楔子：《考古圖》中的「有柄溫爐」

在宋代呂大臨《考古圖》中，收錄了壹件「有柄溫爐」(圖二)，與院藏「四神獸爐」造型類似，「重二斤三兩，無銘識」、「上爐圓而長。周以鏤座四獸。下箱方底為風窗。承以一板。四胡人負之。」從線描圖可知其器身近似橢圓形，以鏤空技法飾以「四獸」，線描圖中僅見飾有鳥、虎、龜蛇等三側面。器底為風窗，作長方體，下有四足。足飾裸身立人，均以左上揚之姿作馱物狀。在器身與器底相交處，另安置一側出直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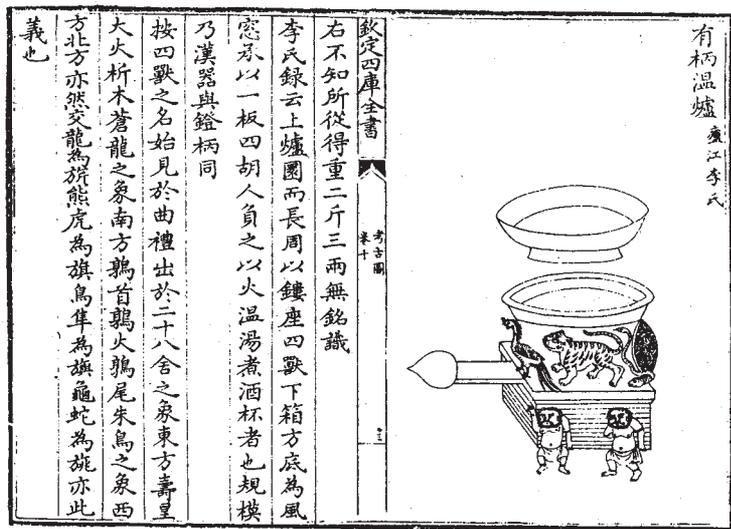
「有柄溫爐」收錄於《考古圖》卷末，僅知原為李公麟(約西元一〇四六至一一〇六年)所收藏。《考古圖》成書於北宋元祐七年(西元一一〇九二年)，以先商周後秦漢、先禮器後日用器的順序，共分十卷。作者呂大臨(活躍於十一世紀)不僅以「文字」為兩百餘件銅器、十三件玉器，進行編目，詳細紀錄形制、紋飾、銘

文乃至訂名源由等，註明各器之出處、尺寸、容量。如果上述資料無法得知也詳實說明，不假造，並利用「圖繪」的線描圖，將這些古器物的外觀忠實描繪，冀以「正諸儒之謬誤」，避免按文索圖的情況發生。在此成書背景下，「有柄溫爐」的描述與圖繪，具相當的可信度。

「有柄溫爐」的用途，據圖繪上方另置有平底容器，呂大臨推測：李公麟當時所藏的是一對成組器用，並以「以火溫湯。煮酒杯者也。規模乃漢器。與鐙柄同」，將該器訂名為「有柄溫爐」。此外，該器器身鏤刻「四獸」的藝術表現亦受到重視，考証附於「有柄溫爐」描述之末，摘錄如下：「按四獸之名始見於曲禮。出於二十八舍之象。東方壽星大火析木蒼龍之象。南方鶉首鶉火鶉尾朱鳥之象。西方北方亦然。交龍為旂。熊虎為旗。鳥隼為

旛。龜蛇為旐。亦此義也。」

筆者目前整理古代金石學著錄中，《考古圖》為唯一收錄「四神獸爐」類型器皿者。然而，「有柄溫爐」所圖繪之物是否直指國立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四神獸爐」？



圖二 《考古圖》卷10頁13「有柄溫爐」

小議之一：紋飾組合與排列

在《故宮銅器圖錄》下冊下編簡目中，將院藏「四神獸爐」的原始訂名為「四神冰鑑」，而在「商周青銅酒器特展」中重新訂名為「漢四神獸帶板溫酒爐」，該特展圖錄指出「鍍空長方孔的爐底，可能用以承炭。下有一平板，可能用以承接炭灰。器口有四凸起，可能用以承放溫酒之酒器。器側出一柄可以提舉。器四周飾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方神獸，反映漢代流行的思想。器足四端作四人蹲伏狀……」。基本上，此器訂名仍沿續《考古圖》，視為溫酒器，列入酒器之屬，到了近期的「邦國重器」特展，改以較為中性字眼「四神獸爐」訂名，為本文所引用。

若將上述圖錄文字與《考古圖》作一比較，即可知兩者的類似性！《考古圖》中的線描圖，乃是以忠實保留文物的基本外觀為大前提，但為了要在二度空間平面上，「再現」立體文物必然在圖繪形式上有所簡化、

變形。如器柄與器身的關係即無法呈現，直觀「有柄溫爐」，容易誤以為該器僅由器身側出的一直柄，但實際文物是安置一個略為上揚的曲柄，以利持取。此外，圖繪中的器底為一長方體，上繪有數條直線，與實物比對，可知應為由上往下內縮的長方體，由縱剖面觀之，似由數個大小不同長方體的重疊結組而成，《考古圖》中，僅以數條直線暗示此關係或有簡化，未能真實再現「有柄溫爐」的細部形態。

要言之，要將立體文物轉化為平面圖繪，有其必然限制。此外，比對兩器「四神」的排列順序，可知：「有柄溫爐」在朝內的器柄端飾有「朱雀」，依順時針方向接序鏤刻青龍（圖繪中，並未出現）、龜蛇、白虎。此排列順序與院藏「四神獸爐」完全相符，但在圖像組合上，略有差異。譬如「有柄溫爐」中的「龜蛇」為合體表現，即以俯視角度描繪龜的造型，龜首由下方側出，與蛇似相咬交纏，但在「四神獸爐」的拓片中（圖一



圖三 陝西茂陵出土自詔陽信家「溫酒器」，全高三公分 引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第十二冊，圖七六。

上，僅見龜的單一形象，並未見與蛇的合體的表現。

兩器鏤刻「四神」的排列順序，大致相符，不過《考古圖》「有柄溫爐」的朱雀形象，被安排於朝內的器柄端，而院藏「四神獸爐」則是將「朱雀」朝外，置於器柄端的另一側。此差異為《考古圖》圖繪之誤、抑或另有所本？

小議之一：功能與年代歸屬

一九八一年，在陝西茂陵附近的無名家一號從葬坑，（《文物》一九八二：九）出土「溫酒器」兩套（圖三），每套包括銅爐、銅耳杯、承盤各壹件，爐體器緣有「陽信家」銘文。此銅爐雖無四神裝飾，但與本文所討論的院藏「四神獸爐」以及《考古圖》「有柄溫爐」比對，足見三者之類似。

形制上，均以功能作為主要考量，利用器腹做為置放燃料的空間，器緣有小凸起以安置耳杯，下置四足，並側出一曲柄，爐底均有兩排條形排灰孔，配合承盤，用以承炭。上述諸多設計均以實用性出發，唯一差異在於自銘「陽信家」的溫酒器承盤，乃是直接安置於蹄足內側的凹槽上，有別於「四神獸爐」將爐體置於將承盤之上的設計（請比較圖一、圖三兩器承盤的位置）。「溫酒器」器腹並無鏤刻有意義的特別紋飾，僅飾以三角交錯堆疊的鏤空作為氣孔，其功能在於使爐腹內的空氣，得以自由流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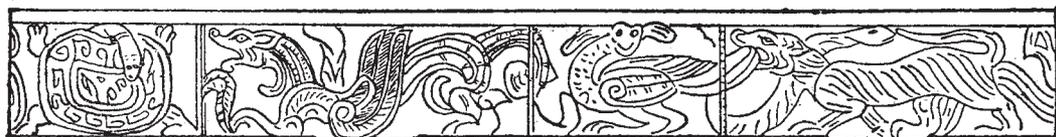
林巳奈夫、孫機兩位學者透過文獻耙梳，均認為此類器物是「染器」，用於濡肉沾醬、烹煎。孫機《漢代物質文明》中指出，《秦漢金文錄》卷四存一件自名「染爐」與《陶齋吉金錄》卷六另件自名的「染栝」，與「四神獸爐」造型類似，因而，確立此類器用的功能及其於漢代物質文明中的重要性，並訂名為「染器」，「染」係為中國古代調味料之總稱。

「陽信家」銘的銅爐重視銅爐本身的功能性，利用鏤空使空氣流通，而此實用性考量，利用三角交錯鏤空，構成視覺上的秩序感與同一性。相較之下，本文討論的「四神獸爐」與「有柄溫爐」均將幾何鏤空改以「四神」取代，因著器身鏤刻四神，加上器柄與持取者的位置，開始具有特定的觀看方式，特別是：白虎、青龍均以昂首側身向前的姿態，分別朝向朱雀、龜的方向，強化「四神獸爐」的環視性效果。總之，此類銅爐的諸多設計兼具巧思，於器腹利用「鏤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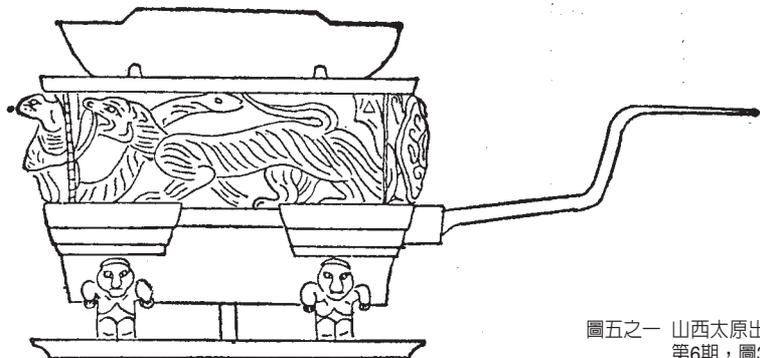
滿足功能性的基本需求，並在以「實用」與「裝飾」作為兩極軸的標尺上，找到新的平衡點，此時，漢代的特有圖像——「四神」成為藝匠創新的材料。



圖四 山西渾源出土「四神銅爐」，全高9.8公分 引自《文物》1980年，第6期，圖版1上。



1



2

圖五之一 山西太原出土「四神銅爐」 引自《考古》1985年，第6期，圖3。

一九七三年，山西渾源發現四座漢墓，其中，編號M1木槨墓出土一對「四神銅爐」（圖四）及兩個銅耳杯。此組「四神銅爐」與院藏「四神獸爐」不僅在尺寸相似，整體造型與局部型態也雷同。例如，該出土品的口緣處具有兩兩對稱的四個小方形凸起，其功能可能用以承放耳杯的配套設計，器腹均鏤刻「四神」，但「四神」之排列順序及其與器物本身的相對位置，略有差異。

若以器柄端作為討論「四神」紋飾排列的起點，從圖版看來，山西渾源出土的「四神獸爐」依順時鐘方向，分別為「（不詳）、（不詳）、龜、白虎」，若與《考古圖》「有柄溫爐」的「朱雀、（不詳）、龜蛇、白虎」，以及故宮「四神獸爐」的「龜、白虎、朱雀、青龍」相較（比較圖四、二、一），則山西渾源「四神銅爐」的出土，間接指出《考古圖》「有柄溫爐」與故宮「四神獸爐」之差異，並非《考古圖》圖繪之誤，乃因於線描之器物另有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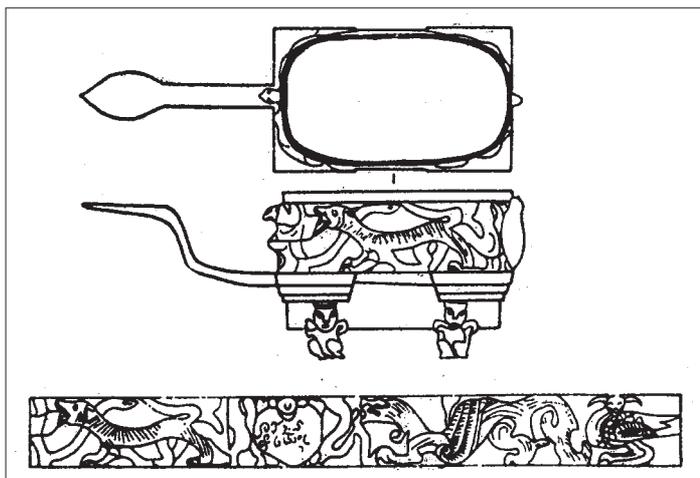
圖五之二 山西太原出土「四神銅爐」 引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第12冊，圖78。

山西渾源M1漢墓的年代訂定，據考古簡報僅以「出土鼎一對與弩，為西漢中期習見」簡單提及，未有進一步說明。與「四神獸爐」有關的出土資料、博物館藏品，初步梳理如（表一）、（表二）。

比對這些銅爐器腹「四神」的排列順序，可得到：青龍對白虎、朱雀對玄武，兩兩成對的對應關係儼然成形，並為定制。若依器柄端做為排比

的起點，按考古斷代先後為序，重新比對〔表一〕資料，可知：西漢早、中期的「四神銅爐」，由器柄端順時針為「朱雀、青龍、龜、白虎」之排列，乃是龜朝外置於器柄端的另一側，而將朱雀朝內（如山西渾源、陝西西安的出土品，圖四、圖六）。至西漢中、晚

圖六 陝西西安出土「溫酒爐」
九一年，第四期，圖七。
引自《文博》一九



期，其順序明顯改變為「龜、白虎、朱雀、青龍」，即朱雀朝外（如山西太原、朔縣和陝西咸陽的出土品，圖五、圖七）。晚至東漢，此類銅爐已不會出現。

換言之，由目前出土資料為基礎的排比，或可推斷：《考古圖》中的「有柄溫爐」係可列於西漢早、中期之斷代，而院藏「四神獸爐」的年代偏晚，或應為西漢中、晚期之屬，而〔表二〕所列博物館相關藏品之斷代，可一併調整。

小議之三：與漢代墓葬結構的連繫

文獻中四神所指何物，不僅多有變化，也頗有出入。《淮南子·天文訓》中提及：

何謂五星？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其神為歲星，其獸為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其神為熒惑，其獸朱鳥，其音徵，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

佐后土，執繩而治四方。其星為鎮星，其獸黃龍，其音宮，其日戊己。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神為太白，其獸為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為辰星，其獸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



圖七 山西朔縣出土「四神溫酒爐」引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第12冊，圖77。



圖八之一 西安交通大學墓室彩繪 引自《西安交通大學西漢壁畫墓》，陝西：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1991年，圖版2。

據《淮南子·天文訓》，東方屬木德，以青龍為代表；南方火德，以朱雀為獸；西方金德，其靈為白虎；北方水德，以玄武為代表。類似記載在《史記·封禪書》中也曾出現。《考工記》中僅提及「龍旂九旒，以象大火也。鳥旂七旒，以象鶉火也。熊旂六旒，以象代也。龜蛇四旒，以

象營室也。」並未涉及四神與方位的配對。《禮記·曲禮》則有「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斯其局」的描述。《考工記》中，雖首次出現「龜蛇合體」的文字描述，卻尚未出現漢代「玄武」的慣稱，而《禮記·曲禮》則提出朱雀在前而玄武居後，並將左、右方位與青龍、白虎搭配，兵書中也曾出現類似文獻。《吳子·治兵》以「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在下」由相對的前、後、左、右關係中，說明軍事佈局的基本原則。由以上擇要整理中，可得到：文獻中的四神，雖往往視其文獻性質與脈絡的差異產生不同的描述，不過，四神的關係卻早成定制，主要外顯為兩兩成對（前後、左右）或是循環生生不息（春夏秋冬搭配蒼龍、朱雀、白虎、玄武）的兩組概念。

「四神獸爐」與文獻中的四神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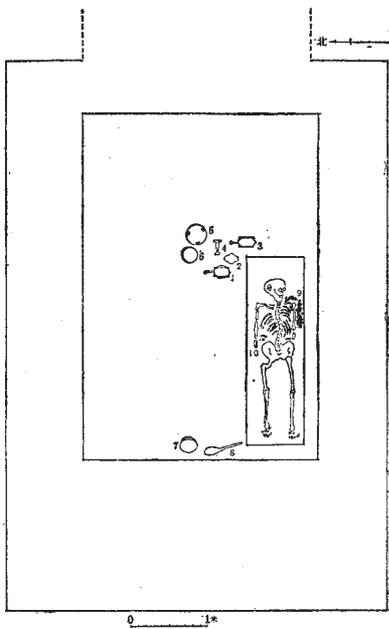
圖八之二 西安交通大學墓室彩繪 線描圖 引自《西安交通大學西漢壁畫墓》，頁一十五。

何關係？且由一組四神與廿八星宿搭配的墓室壁畫談起：

一九八七年，西安交通大學出土的一組漢代天文四神墓室彩繪（《考古與文物》一九九〇：四 圖八之一），該墓坐北朝南，壁畫位置在墓主主室的穹頂上，由兩個同心圓間的帶狀區域內畫出廿八星宿，並以直線連接表示其成組關係，東西南北四方位上分置四

神，同心圓內的南北各繪內有金鳥的日、玉兔與蟾蜍的月，構成一組完整的四神天象圖，該墓的時代推斷「應在西漢晚期，最晚也不超過王莽時代。」其中，分置東、南的蒼龍、朱雀清晰可辨，而西的白虎彩繪已脫落，北的玄武則置於虛宿中，化爲一尾小蛇，而整組彩繪交雜各式人物、動物與星宿（圖八之一線描圖，正式發掘報告中蒼龍、朱鷄、白虎與玄武的局部圖，分見圖版12.4、13.3、13.1、13.2）。

值得注意的是：如何「觀看」這幅墓室彩繪？正式發掘報告指出：



圖九 山西太原尖草坪漢墓M1平面圖 引自《考古》一九八五年，第八期，圖一。

「四像（神）可以用來定方位的，所以有（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的說法，這是指面南而立的情況。在壁畫墓中，如果觀察者：朝墓門方向而立，則將會看到前方及後方的：朱鳥和玄武，而左、右：的是青龍與白虎。」

此段文字指出：此組漢代天文四神墓室彩繪有其固定的觀看位置與方式，即觀者應「面朝墓門方向而立」，此位置正與該磚墓「正南北向，座北朝南」的空間結構緊密搭配。若將該壁畫中的四神與文獻作一比較，不難理解《淮南子·天文訓》中的四神乃是與四時節氣結合，由春爲始，以冬爲終（自春的蒼龍、夏的朱雀，推演至秋的白色、冬的玄武），象徵生生不息的節氣循環，而西安交通大學的四神墓室彩繪或可視爲是以《淮南子·天文訓》作爲文本的實踐。

前文已論，由西漢早中期

的「有柄溫爐」到西漢中晚期的「四神獸爐」，主要變化乃是將朱雀由朝內的器柄端改置於另一側朝外的過程。此變化對持取獸爐者而言，不僅



圖十 大英博物館藏「四神獸爐」 作者攝。

產生「前朱雀，後玄武」的相對關係，同時，符合「左青龍、右白虎」的文獻記錄。有趣的是——配合〔表一〕「四神獸爐」的出土資料，僅有西漢中期或稍晚的山西太原尖草坪漢墓M1未經盜擾，根據該墓平面圖（圖九），出土成組的四神獸爐其置放位置乃將朱雀朝南（器柄端置於北，持取獸爐者乃向北朝南），與西安交通大學的四神墓室彩繪有異曲同工之妙，或遙與《淮南子·天文訓》兩相呼應？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為：到了漢代，中國的墓葬結構不再以「棺」、「槨」作為最小的空間單位，改以開放的「墓室」作為主要形式；相對地，隨葬品的性質與內容，已由三代象徵身份、地位的青銅禮器、玉器，漸為歌頌世俗生活的陶明器所取代。本文所討論的「四神獸爐」正為青銅禮器之餘韻，同時出現在「豎穴式槨墓」與「橫穴式墓室」中，前者重摹視棺槨的深埋與密閉，後者具有摹仿地上建築的傾向，墓室漸成為具有全面開通性質的立體空間。細論

之，將玄武置於器柄端的另一側，即「玄武朝外」的四神獸爐均為出土於西漢中早期的木槨墓中，改以「朱雀朝外」的四神獸爐則多半出現西漢中晚期的磚墓室中（請參考〔表二〕之墓室結構），而在隨後的彩繪磚墓室，有相當考古資料佐證「四神」直接與星相並列的情況，以山西安交通大學、洛陽尹屯等壁畫墓為代表。

因此可知，「四神」——青龍、白虎、朱雀、玄武是跨越時代、質材，不僅在「四神獸爐」上出現，更成為兩漢墓室壁畫上的重要圖像，當時的葬俗與藝匠的集體創意實為關鍵，推動「四神」紋飾於獸爐位置上的調整，同時，造就「四神獸爐」特有的觀看方法。

一如前述，以「實用」與「裝飾」作為兩極軸的標尺上，藝匠已找到新的平衡點，將漢代特有的圖像「四神」作為藝術性創新的材料，雖西漢中早期的「四神獸爐」以及《考古圖》「有柄溫爐」的四神關係僅兩兩成對，因朱雀朝內無法落實前後、左右

的概念，未能將《淮南子·天文訓》成功轉化，僅為嘗試、過渡階段下的產物，但在隨後西漢中晚期的「四神獸爐」將朱雀改置朝外，乃為配合持取獸爐者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的空間概念，完成以文獻為本的創新，此創新的過程乃跨越西漢數百年之久！

再者，若同意「四神獸爐」的持取者即為墓主人的話，以「四神獸爐」隨葬是否直接象徵墓主人所在的空間方位呢？無論其實際置放於墓葬的方位為何，漢代葬俗裡是否存在著「以物」睹「位」的社會認知，推動著「四神獸爐」中四神紋飾調整的動力，隨後並成為配合方位與新形態墓室彩繪結合之基礎？

餘論

「四神」信仰如何由抽象概念，逐步轉化為可識圖像，有其漫長歷程，而「四神獸爐」的四神成組對應的關係與其演變，正為四神信仰與漢代星相、墓葬空間觀逐步結合的體

表一 「四神獸爐」的出土資料

朱雀位置	品名	數量／組件	尺寸	出土地	墓室結構	資料來源
朝內 (朝器柄端)	西漢中期 四神銅爐 (圖四)	壹對／耳杯、 爐體 (耳杯、爐柄各 有銘記)	通高9.8、 通長9.8、 爐口長13.6、 柄長12.4公分	1973年山西 渾源畢村西 漢木槨墓	長方形豎穴 木槨墓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雁北行政公 署文化局、大同市博物館，〈山西山 西渾源畢村西漢木槨墓〉，《文物》 1980：6，頁42-48。
朝內	西漢早期至 武帝溫酒爐 (圖六)	壹個／爐體	高9.2、 通長14、 體寬8.2、 柄長11公分	1988年陝西 西安國棉五 廠漢墓 M6	斜坡墓道帶 耳室土洞墓	呼林貴、孫鐵山、李恭，〈西安東郊 國棉五廠漢墓發掘簡報〉，《文博》 1991：4，頁3-18。
朝外	西漢中期 或稍晚 四神銅爐 (圖五之 一、二)	壹對(兩個)／ 耳杯、爐體、 承盤	通高11.5、 通長24、 爐口長12.3、 寬7.5、 柄長10.5公分	1982年山西 太原尖草坪 漢墓M1	長方形木槨 墓(圖九)	山西省博物館，〈太原市尖草坪漢 墓〉，《考古》1985：6，頁 527-529、549。
朝外	西漢晚期 四神溫酒 爐(圖七)	壹個／耳杯、 爐體、承盤	高12公分	1983年山西 朔縣	無說明	尚未發表正式發掘報告，簡要報導僅 見〈朔縣漢墓群的發掘正加緊進行〉 (《光明日報》1984年4月16日)。
朝外	西漢晚期 溫酒爐	壹個／耳杯、 爐體	全器高10.3、 長徑12.1、 短徑8.2公分	1975年陝西 咸陽馬泉西 漢墓	單棺槨磚券墓	咸陽市博物館，〈陝西咸陽馬 泉西漢墓〉，《考古》1979：2， 頁125-135。

表二 博物館所收藏的「四神獸爐」

朱雀位置	品名	數量／組件	尺寸	收藏地	資料來源
朝外	漢 四神獸 帶板溫酒爐	壹對／爐體、 承盤	全高9.8、 口徑12.2×7.8、 底徑13.0×10.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 院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商周青銅酒 器》，(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9年， 圖87。
朝外	漢 四神獸 爐(圖十)	壹個／爐體、 承盤	不詳	大英博物館	筆者於本年三月參訪大英博物館，在 The Joseph E. Hotung Gallery of Oriental Antiquities中曾見與本文討論類型的銅爐，一併 列入。
朝外	漢 四神透 文提爐	壹個／爐體	現高9.6、 長徑24.0公分	京都藤井有 鄰館	梅原末治編，《日本蒐儲古銅精華》六，(大阪 ：山中商會株式會社，昭和34-37年)，圖版510。
朝外	東漢 四靈 紋爐	壹個／杯身 、爐身	連杯高11.3、爐高9.5、 爐口縱8.1、 橫12.4公分、 重1070公克	上海博物館	上海博物館編，《上海博物館藏青銅器》，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年)，圖版98。
朝外	鑪及其他	壹對／耳杯、 爐體、承盤	連鑪高15.8、 長24.1公分	芝加哥美術館	陳夢家編著，《海外中國銅器圖錄》，(台北： 台聯國風出版社，1976年)，圖15。

現。透過《考古圖》「有柄溫爐」與院藏「四神獸爐」的差異，引起筆者好奇，進而提出小議，不僅藉以釐清「四神獸爐」的時空定位，更冀以突顯「四神獸爐」的重要性不
限於漢代文質文明，而是具有上承青銅時代，下啓兩漢四神信仰的時代意義。

參考書目

1. 林巳奈夫，《漢代之文物》，(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一九七六年)，頁一四一至一四五。
2. 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三〇六至三〇九。
3. 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故宮銅器圖錄》，(台北：中華叢書委員會，一九五八年，初版)上冊下編簡目，頁二〇。
4. 劉殿爵，《淮南子逐字索引》，(香港：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三年，二版)，頁廿。
5. 倪潤安，《論兩漢四靈的源流》，《中原文物》一九九九年，第一期，頁八三至九一。(有關四神文獻之引用，主要參考該文，特此說明)
6. 鄭邦彥，〈「磚」與「壘」——由故宮畫像磚的展示談起〉，《故宮文物月刊》十九卷七期，民國九十年十月，頁七四至九四。
7. 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8. 馮時，〈洛陽尹屯西漢壁畫墓星象圖研究〉，《考古》二〇〇五年，第一期，頁六四至七五。